

八月三日，威尼斯

許多人將威尼斯誤認為一個城市，其實它是個不斷進行自體繁衍再生的有機體。漂浮水面的華麗有機體。不斷膨脹繁殖再生的繽紛水巷組裝而成的水上城市，張開大口吞沒歐洲公路，是陸路的盡頭。

沒人能夠一眼看透威尼斯，從你開始觀看的瞬間到移開視線為止，短暫一瞥的時間，這有機體的細部已接連傾頹倒下又迅速再生。那不斷變化的外型細部卻是由各式各樣的物件所組成：金蔥細粉、烤薄派、閃光燈、煙囪、面具、菠菜碎屑、船槳、高帽、腳架、紅酒、雕樑畫棟的蛋糕、和服、胭脂、照相機、太空站鑲嵌在光禿禿的土地上、外星球的語言和氧氣罩、潛水的船、不存在的夢土。它們相互吞噬又重生共現，那些門廊和拱橋像海葵的觸手一樣，互相搭住再向上生長，組成一個擁有城市外觀的奇特生物體。

這有機體蘊含世界。是一切結束的地方，也是重新開始的起點。

在起點的公路上，小雨看見一列火車奔馳，拼命拍照的遊客們，沒人察覺異狀，只有小雨看出這列火車下方沒有鐵軌。沒有鐵軌怎還跑得動呢？小雨因此憂心起來，列車卻以尖銳的響聲戳破看似和平的空間，繼續向前奔馳。它在異樣的公路上持續向前衝，速度中摻雜一種詭譎的狂喜氣氛，疏離的恐慌在空中瀰漫。

當火車衝到路的盡頭時，它絲毫沒有減速跡象。小雨衝過去阻擋它。她撲向火車頭，火車和小雨一起在歪斜的空間中，變形慢下，扭曲的火車頭融入她的身體。

小雨尖叫，皮膚被鐵銹質感入侵而變成金屬紋理顏色。

當她驚醒時，火車正在海面奔馳。

「小雨，你醒啦？我們正要進入威尼斯。」爸說。

小雨揉揉模糊的眼睛。火車駛過灰暗的海面，靜靜進入威尼斯島區。她坐在靠窗的座位，將下巴撐在窗台上，看著窗外。睡意迷濛的雙眼面對海天一色的陰霾，讓她頓時不知身在何處。真的醒了嗎？眼前，火車正在海面奔馳。這屬於現實的畫面，卻顯得如此超現實，比方才的夢境更像夢。迷離的真實氛圍。

（你記得嗎？這裡是通往另一個時空的起點。）似乎聽見雨神這樣說。

他們在威尼斯落腳的商務旅館，在一個灰色的碼頭旁邊。無名的灰色碼頭看來像台灣高速公路的休息站，所有器具都像暫時權充、臨時搭建的道具。碼頭旁

邊是一排又一排質感粗糙的鐵皮屋商店，門口掛滿廉價的塑膠亮片面具，還貼著簡體中文告示。遊船散發的汽油味，瀰漫了整個空間。

小雨對水都威尼斯的期望，在第一時間，被惡臭的港口重重一擊。她望向海面，灰暗的浪花波濤洶湧。

午後，他們終於走到比較像風景明信片的地方，在波光粼粼和小橋輕舟中穿梭。小雨為這地方的擁擠人潮驚愕不已。說著各國語言的遊客們全都走得很慢，跟著前方行人的腳步，走過一座又一座造型精緻的橋樑。但誰都無法看見橋樑全貌，因所有橋樑都被人擋住。不論美國法國或日本遊客，經過橋時總要停下來拍照。快門聲此起彼落，每當船隻經過，全體人員便在橋邊一字排開，集體用相機掃射眼前的船隻。船上的遊客同樣不干示弱，全部將臉藏在相機後面，對著這邊的橋不停按快門。

同樣一群人，在同樣的風景前，拍同樣的照片。

小雨旁邊是一群說中文的遊客，她們一邊查看數位相機螢幕一邊討論：「這些照片拍得真好，好像國家地理雜誌啊！」

「是啊，威尼斯真是怎麼拍怎麼漂亮，看那小橋流水，真是太美了！你們趁現在多拍一些，回去參加攝影比賽，一定會得名的！」

看來，這些人是爸爸的對手。

怎麼這麼多人拼命按快門呢？小雨四下張望，若在這裡拍照，出現在照片前景的，若非美國觀光客，就是亞洲觀光客。前者多半是頂著啤酒肚的中年男子，頭戴鴨舌帽，穿T恤和短褲，涼鞋配襪子，背著單眼相機和長鏡頭；後者則是頭戴大草帽和墨鏡的東方女子，手拿最新款式的輕薄防手震相機，總是集體行動、輪流合照。

這些人密密麻麻填滿整個城市，遮住了小雨想像的風景。

她能將雨神的「骨灰」灑在這裡嗎？

當爸爸還逗留在第五座橋上拍照時，小雨已經放棄她的計畫。威尼斯絕對不適合雨神。

有哪個地方能夠像威尼斯這樣不假思索呢？這大概是全世界最多快門被同時按下的地方。這城市所有濱水的河岸橋樑都被全副武裝的鏡頭佔據。船從彼端駛來，人們站在橋上對著船隻按快門。船航向彼端，人們坐在船上對著橋樑按快

門。

若為想像力量進軍真實世界的侵略行動畫一份日報表，它佔據的第一塊領土，必定是威尼斯。畫面營造的美將真實景象取而代之，各種俗套剪影讓刻板印象的平面威尼斯成為唯一的威尼斯。面具吞噬臉龐，權杖支解骨架。水上明珠，那雕樑畫棟不過是些裝潢。人們面對裝潢營造的異國氛圍，想像不一樣的人生，但其實人生都是一樣的，只是幻覺的內容不一樣。

威尼斯。小雨原以為是最後的機會，卻失敗了。

而今，這本筆記本，究竟能夠葬在哪裡呢？

當那本筆記本被裝在平信信封中，寄到小雨家時，已是雨神發生「意外」兩天後的事了。小雨訝異地拆開郵件，看見一張紙條：「致守密人：燒了這本筆記，代替我的骨灰。要保密。」

這筆記正是曾經被老大大聲朗讀的那本詩集。小雨用顫抖的手翻開它，發現所有字句都被劃上厚重的橫線、直線、交叉斜線。那些曾經是詩的部份被完美覆蓋，連一筆一劃都沒留下來。被密密麻麻塗掉的字句，曾是詩人的心血結晶。這本筆記曾經可能成為傳世詩篇，而今，卻連葬在威尼斯的機會都沒有。

小雨自問，現在眼前的雜沓風景，會不會根本不是真正的威尼斯？或許真正的威尼斯，藏在空間的空間中，只是需要找到隱匿的路徑。

（但雨神始終沒出現。顯然這城市他不中意。）

小雨看著故作旖旎的威尼斯，近乎絕望地發現，這城市已無可救藥地傾斜了。

那並非譬喻性的說法，是確實的物理傾斜。例如小雨眼前這座塔已經歪了大約兩度，並繼續無可挽回地向地平線靠攏。頹倒，或許是這城市唯一的出口。當華麗成為難以承載的負擔，落幕是唯一的和平。小雨伸手碰觸那座歪斜的塔，建物當中來回衝撞的能量，吶喊著冀盼著，傾斜的魅力。

小雨嘆口氣，將手鬆開。

沒人能夠一眼看透威尼斯。在接連不斷按快門的聲音中，不停窺視以及被窺視的觀光客，是構成威尼斯過度肥胖身軀的元凶。當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在一秒內同時複製七千二百次威尼斯的身影，水都倩影又被膨脹了七千二百倍。

許多人將威尼斯誤認為一個城市，其實它是個不斷進行自體繁衍再生的有機體。漂浮水面的數位有機體，被相機不斷膨脹繁殖再生的水上城市，是小雨歐洲幻夢的盡頭。

關於雨神說的，歐洲最美的地方，或許她要尋找的並非特定空間，而是特定時間。所謂的美景，不都是瞬間即逝的風光嗎？

但如何能將灰燼灑在瞬間呢？

小雨看著爸爸相機LCD螢幕呈現的影像，凝結在瞬間的風景，依舊那麼美。如何將灰燼倒進畫素當中？不，應該用融的。拆開那台數位相機，將灰燼灌進去。在2D的定格世界，一切盡善盡美。

（雨神，你說，要歐洲最美的地方。而我如何才能進入影像當中呢？）

「小雨，不要一直盯著流浪漢。」

「可是，你們不覺得他很眼熟嗎？」

「流浪漢？小雨，你曬昏頭了嗎？」

「你們不覺得嗎？仔細看看，我們在別的地方好像也看過他。」

「怎麼可能。小雨，我跟你說過多少次，要避開視線，不要看他們。」

「……噢。」

小雨一面回答，一面將頭轉開。

她這個人，大概什麼都不會，只會避開視線。

雨神發生意外前兩天，老大拿著他為雨神影印的詩集，要求作者簽名。

「少來煩我。」雨神依舊維持倨傲姿態，冷冷回應。

「別這樣嘛，我多崇拜你的作品！『嗜血的筆劃開動脈，在頸間引燃死欲』？」

雨神紋風不動，但臉色發白。儘管他試圖作出不為所動的樣子，所有人都看見，他被這句話刺傷了。或許，只有心中隱藏不可侵犯聖地的人，才能想像雨神的聖地一再被窺伺刺探所引發的痛。而且，他私密的內心世界，是被他所瞧不起的人狠狠踐踏。

雨神被刺傷、被羞辱的表情，似乎激發了老大的快感，他拿著影印本繼續唸下去：「『剖我胸膛，啃噬心臟，在鮮血乾涸前，暢飲生命』？大詩人，我說，你寫這些東西……」

老大將臉湊近雨神，壓低聲音說：「整本都在寫死亡，你卻活得好好的？」

雨神不動聲色，但不知為何，小雨看出他內心震動。

全班屏氣凝神，等著看接下來的戲。

表演欲旺盛的老大，開玩笑似地對大家說：「喂，你們這些人太不夠意思了，就把主持棒丟給我一個人，不是大家都讀了他的『詩』嗎？給點意見啊！不然大詩人怎麼知道讀者的反應？」

有人笑了，隱藏著不安的笑。不確定的笑聲引發另一陣笑聲，不知是因為不安，或是隱隱期待著什麼的笑。

騷動的氛圍中，有人說：「垃圾人寫垃圾詩。」

這句話讓大家拍桌狂笑，劍拔弩張的緊繃感暫時舒緩。然而，即使笑了，下一刻緊繃依舊持續。笑並非情緒的出口，而是一種演出，是戲的一部份。

老大以愉悅的神情宣佈：「很好，讀者就是要說出自己的意見！不過，我們應該提出更有建設性的建言，這樣大詩人才能成長……這樣好了，我問你們，有人看得懂這本詩集到底想表達什麼嗎？看得懂的，請、舉、手！」

綜藝節目式的語調。大家壓抑著不安的笑，沒人移動手臂。

「大詩人，你看，第一個問題答案非常明顯，沒人知道你想表達什麼！不過沒關係，詩本來就是看不懂的東西，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想法。那問題來了：你是真的寫你想的，還是你只是打嘴砲而已？你說嘛，『漩渦，求死的漩渦』？」

誰都無法形容，此刻兩神臉上的表情。

無法形容。

教室內的空氣變得很奇怪，大家屏氣凝神看著他們兩人，像棒球賽九局下半，投手投出最後一顆球之前的氣氛。

這氣氛似乎讓老大滿意極了，他清清喉嚨，繼續發言。

「我想大家都很好奇吧，寫了這麼多，你究竟想說什麼？來，我們掌聲鼓勵，聽聽大詩人要說什麼！」

班上響起令人難以置信的掌聲，空虛的鼓掌法。小雨驚愕地看著大家。或許，只有她覺得難以置信。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她也跟著拍手了。不，她不是真的拍手，只是無聲地做個樣子，像許多其他同學一樣。大家都一樣，不安地笑，不安地等待下一個應該發笑的時機。

兩神臉上難以形容的表情加深了。

深淵似的表情。

老大繼續說：「整本都在寫你想死，寫得很爽嘛？有沒有比打手槍爽？」

不是這樣，小雨心想。

「有人覺得我說的有錯嗎？反對要說欸！我很OPEN的！」老大說。

不是這樣的，小雨心想。

但她一言不發，和大家一樣。

那一天，或許，只要一個人，只要一個人發出不同的聲音，就能讓世界改觀。

（當天晚上，當小雨回到家中，僵硬的腦袋漸漸清醒後，她感覺自己彷彿從催眠狀態甦醒。那天晚上，她想起教室現場那讓人無能為力的氣氛與壓力，其實只是紙糊的幻象，她卻沒有動手戳破它。其實，那個下午，任何人都能輕易打破老大塑造的氛圍。任何人。只要一個人，就能改變世界。）

但是那個下午，那樣一個人，並沒有出現。

在全班同學靜默的目光之下，老大以帥氣的姿勢跨過桌面，像演電影一樣，坐在雨神面前。

「大詩人，你看，大家都這樣想。你有四十六位讀者，卻沒有一個認為你是誠懇的。你這個只會打嘴砲的傢伙，虛偽、做作，看了就讓人噁心，裝得很了不起，寫好像很了不起的詩，那能算是詩嗎？只是讓我們看你打手槍而已。打、手、槍。打手槍給我們看，爽嗎？大詩人？」

此時雨神抬起頭，晦暗狂暴的眼神恰好和小雨對上。

黑暗的暴烈。小雨心中一驚。

她怔住了。她無法回應雨神眼中那激烈的什麼，只好移開視線，別過頭去。她別過頭去。轉過頭那一瞬間，她馬上就後悔了，卻沒辦法再回頭去接收雨神眼中的情緒。

那太黑暗，太可怕了。

她移回視線，看著坐在威尼斯港口停車場邊的流浪漢。此刻那流浪漢正好低下頭，似乎想迴避小雨的眼光。他真的好眼熟。

小雨看著那些不停複製風景的遊客，對著不斷膨脹的威尼斯嘆了口氣。

雨神啊雨神，睿智如你，怎會如此輕易掉進老大的陷阱，又怎會夢想歐洲這片虛無的大地？這不過是些複製的風景。你真該親眼看看這個地方。

小雨環目四顧，始終沒看見雨神的身影。

真正的原因無人知曉。關於雨神，從體育館頂樓飛下來，降落失敗。

不可能是為了那場「簽書會」。雨神不可能為了這種小事想不開。至少全班都這樣相信：「有沒有搞錯啊，寫東西本來就是要讓人看啊！我們不是都很推崇他的作品嗎？是他自己太嚴肅、太敏感了好不好！明明一切都很正常！」

是啊，一切都很正常。世間原就不公不義。本來就是這樣，這一切都是正常的。是不能適應這個世界的人自己不正常。

是奇怪的人自己有問題。

小雨搖搖頭。

她和雨神不是夥伴。她不過是垂下眼眸，那不能算是背叛。而且，她並沒有和其他人一起嘲笑雨神，她不過是保持沉默罷了。

而且，連雨神都要她保持沉默。他說，要保密。或許，他只是捉住那天，最適合飛翔的天空，試圖飛行。像他寫的某首詩一樣。

而且，而且，而且。

這一切都是正常的。

但是，小雨沉重地想著，當有人用眼神向你求援時，你只要別開視線，就足以讓他死。

而雨神從來沒有責怪過她，他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靜靜地看著她。

就這樣看著。

小雨將頭埋進膝蓋，卻依舊感受到雨神的目光落在她背上。

（見死不救，就是殺人。）而雨神從來沒這樣說過。

他說的是：「你只是假裝正常而已。沒有人發現你假裝成他們的一份子。」

那只是某個下午的淡然一句，平凡得能夠悄然埋葬任何一個午後，卻凝結了在那裡，成為他對小雨的最後評點。

沒人發現你假裝成他們的一份子。

小雨再度抬頭，茫然地看著灰色的威尼斯。

如果「他們」是「他們」，那麼「我們」是誰呢？